



读·品·悟®

与文学名家对话
中国当代获奖作家
作品联展

高长梅 土培静 主编

风雨后的阳光

崔立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风雨后的 阳光

崔立 著

主编 高长梅 王培静

与文学名家对话 •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后的阳光 / 崔立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3.7

(与文学名家对话: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/ 高长梅,
王培静主编)

ISBN 978-7-5511-1691-6

I. 风… II. 崔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2208 号

丛 书 名: 与文学名家对话: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主 编: 高长梅 王培静

书 名: 风雨后的阳光

作 者: 崔 立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刘红哲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特约编辑: 李文生

全案设计: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 / 32 / 24 / 28 / 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110 千字

印 张: 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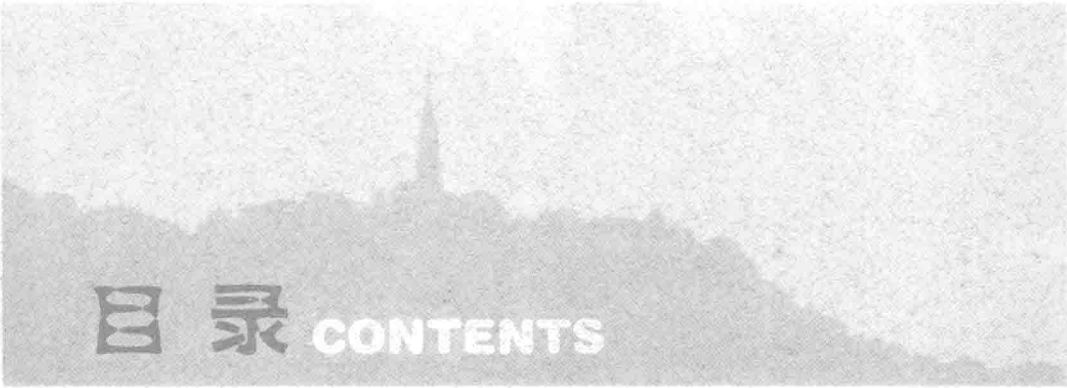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691-6

定 价: 23.9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辑 那年夏天的知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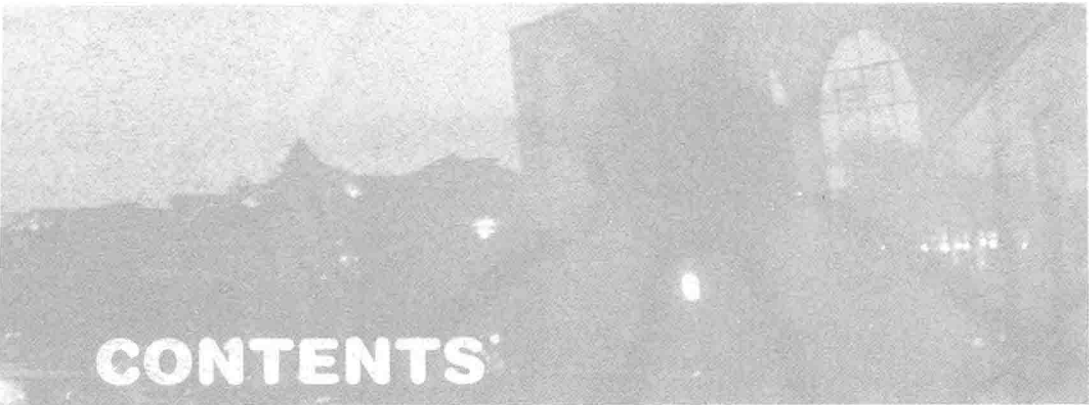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卷

暖冬	002
和死亡有个约会的人	004
仇人	006
秋天的收获	009
那年夏天的知了	012
笔下盛开的鲜花	015
误诊	017
爷爷的缸	020
一个女孩的风花雪月	022
头发	025
刘强的天空	027



第二辑 少年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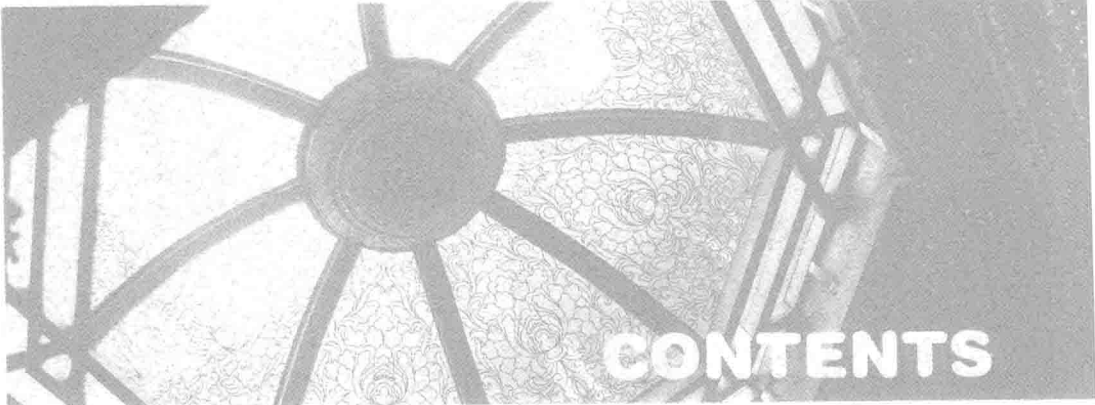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花儿	032
抉择	034
会说话的陶瓷	037
少年往事	040
一块棉花糖的力量	043
有些善，不是不报	045
走火	047
喝茶	050
盗墓空间	053
树	055
丧葬	057
包	060
王强，快跑	063



CONTENTS

第三辑 雪是可以忘记的

女儿的坚持	068
命	070
你像一个人	073
头发白 头发黑	075
笨母亲 笨女儿	078
大嘴王大元	081
生物特征	085
退	087
阳光的味道	089
走失的老爸	092
就信你一次	094
乐善	097
我和你打个赌	099
飞翔的力量	103
雪是可以忘记的	105



CONTENTS

第四辑 毕业后我们来看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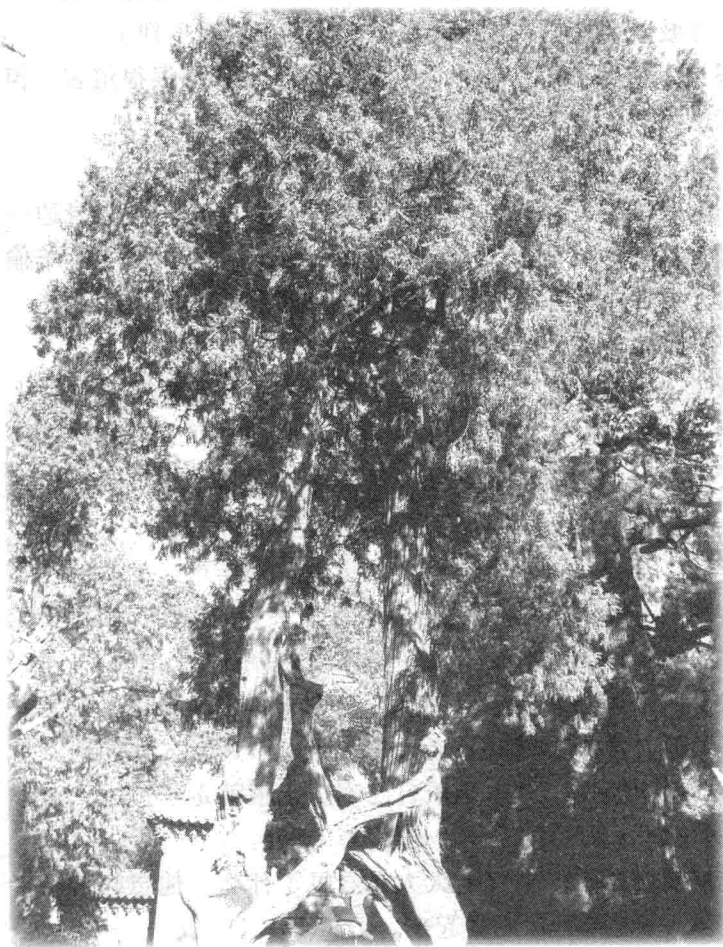
去看看爷爷	110
回家的路	112
大李	115
寻找一个人	118
过元宵	121
毕业后我们来看你	124
平静的早晨	126
临终关怀	129
大灰狼来了	132

第

一

辑

那年夏天的知了



暖冬

这个冬天有点儿冷。

土根离开乡下到城里，原本是投奔老乡的。

家里穷，土根只带了出来的路费，原本是准备赚了钱再回去的，可城里太大了，写有老乡地址的纸条也找不到了。

眼见天快要黑了，土根是又冷又累又饿。土根很沮丧，沮丧得直想哭，可哭又能解决啥问题呢？

土根想了很多办法，但眼前又该怎么办呢？

正沮丧间，一部公共汽车“刷”地一下停下，土根身边一群男男女女拥上了车。土根一下来了主意——可以顺手牵羊偷点儿钱。虽然并不可取，但土根也是无奈啊。

土根就跟着上了车。

城里人看着确实是有钱啊，但看那一身身装束就值几百上千的。车很挤，土根往人群中钻。他好久没换衣服了，显得有些脏，很多人都不自觉地往后躲，还一脸鄙视地看着土根。土根也没在意——本来城里人就看不起乡下人，这很正常。

忽然，车抖了一下，还有一记重重的刹车声。土根的手不自觉地伸了出来，快要伸进身旁一个穿皮夹克的男子口袋中了。

“小伙子，往这边来。”是个老太太的声音。土根吓了一跳，手忙缩了回来。开始土根以为她在喊别人，也没在意，可老太太又喊了他一声。土根看了老太太一眼，看到老太太朝他点了一下头，他才明白，原来是喊自己啊。土根就走了过去。老太太说，小伙子，那边挤，这边比较空一点儿。

土根明白过来，估计老太太是看见了什么。他想起自己将要干的事，不觉脸微微发烫起来。



毕竟是第一次干这事，被老太太一喊，土根就不想再去偷了——要偷至少也得换辆车啊。土根刚想着要下车，忽然看见一只手在人群间游走，然后轻轻伸进一个女人的皮包中。那动作好快啊。土根张大着嘴，看得惊心动魄——这才是专业小偷的技术啊。

土根刚要说什么，就听见女人在喊：“我的钱，我的钱包不见了！”然后人群中一阵乱腾。有人往土根身上扑了一下。

没几分钟，车就停在了公安局门口。乘客们一个一个走下车。土根暗自庆幸着还好没偷，不然就完了，这个脸就丢大了。想着，土根就看了老太太一眼，看见老太太也正满是温情地看自己。土根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

民警一个一个盘问、搜身，搜到土根面前，边打量边问，叫什么？住哪里？来城里做什么？土根看着早已黑透的那片天，喃喃着，说，来城里打工，还没找到活儿……说着，土根便低下了头。民警们就很戒备地看土根。

民警搜他的身，一下就搜出一个连土根都没见过的红色钱包。那女人突然喊：“就是这个钱包，就是他，他就是小偷！”土根看着这个钱包，一下就傻眼了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，眼见民警拿出了手铐。

“不是他，”老太太忽然走了过来，“我证明，肯定不是他。”
“那是谁啊？”那女人问。

“是他。”老太太指了指人群中一个穿得蛮时尚的年轻人——咋看咋都不像小偷的样子啊。

“就是他，人群混乱中我看着他把钱包塞在他的口袋中。”老太太说。

年轻人还狡辩，民警把他叫了进去。一会儿，民警出来了，一脸歉意地看着土根，说：“对不起，同志，差点儿冤枉你了。”

土根满是不好意思，想说什么，想了想还是没说。

土根和老太太一起走出了公安局。

走出没多远，老太太就朝土根微笑着挥手告别了。土根看着马路间的路灯，正要叹气今晚该如何打发时，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，竟然在口袋里摸出两张百元大钞来。

土根顿时想起了什么来，忙朝老太太走的方向看。人却已走远。

土根忽然想起老太太临走前那个微笑。土根心头一暖。

这个冬天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寒冷啊。土根轻轻地吐出一口热气。

和死亡有个约会的人

隆尼无数次地想要去死。

确实，对他来说，生活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。

工作丢了，颓废的隆尼又迷上了赌博。一赌，就差不多输光了他这些年来仅有的积蓄。妻子抹着泪和他离婚，带着孩子们离开了他。不离开又能怎样，难道陪着他饿死吗？

隆尼又仰头喝完了一口酒。火辣辣的酒气呛得他喉咙阵阵干疼。

这是他最后的一口酒了。

隆尼用最后一点儿钱买了这瓶酒。他已经彻底没钱了。

隆尼想到了死。在妻儿走后，他无数次想到这个结果。

曾无数次地站在马路上，隆尼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喊：“死神，请带我走吧，请把我这个无辜的人带离这个难熬的世界吧！”

当伟岸的死神真实地站在隆尼面前时，他高兴得近乎疯狂了。

死神是没有任何表情的，他的声音注定也是冷冰冰的：“隆



尼，你真的想死吗？我可以完成你的心愿。”

隆尼快乐地点着头，说：“感谢你，我敬爱的死神！请你马上带我走吧，我一刻都不想留了。”

隆尼跪倒下来，哀求死神：“请您马上带我走吧！”

死神看着这个对人间没有丝毫留恋的人，点着头，却说：“隆尼，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完成你所有最后的心愿。我想，你一定还是有一些未了的心愿吧。”

隆尼颤抖着，看着死神化作一股烟雾离去。

最后的3天期限。隆尼想，干些什么好呢？

隆尼忽然看到桌上摆着一叠钱，估计是刚才死神留下的，用这些钱，至少可以填饱肚子。

想了想，隆尼还是跑上了开往老家的火车。

年迈的父母一定是愈加苍老了。自从来到这个城市，隆尼有好多年没回去看他们了。

母亲老远就看见了隆尼，忙扔下手中的扫帚迎了上去。一跑近，隆尼就看见母亲脸上挂满的泪水。母亲紧紧拉住隆尼的手，老泪横流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母亲颤抖着幸福的声音喊：“老头子，快来啊，咱儿子回来了！”

父亲从门内急急忙忙跑出来，一个不慎，差点儿被门槛绊倒。

隆尼忙去扶，却发现父亲两鬓间的斑白，不由得有些心酸。

在家里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隆尼便起身要走。隆尼想起了自己的那些孩子。

父母一直送出他好远，好远。母亲拉住隆尼的手，说：“儿啊，有时间一定多回来看看我们。”

父亲没说话，但隆尼分明看到了他眼角浑浊的泪水在滚动着。来到妻儿住的地方时，已是下午。

以为儿子、女儿们会对自己有些生疏，但从他们看自己的

期盼眼神中，隆尼豁然舒展。儿女们哭着扑向了隆尼，那泪水，浸湿了他的衣角。

前妻抹着泪静静看着，不自觉也走上前，抱住了隆尼。

这一夜，隆尼留下没走。想起即将到来的3天期限，隆尼忽然万般地不舍起来。隆尼彻夜和妻儿们在一起聊天、谈心。当前妻提出复婚要求时，隆尼的泪水终于控制不住了。

当晨曦的阳光穿透整个大地时，隆尼轻轻松开早已熟睡多时的妻儿们。隆尼忽然不想离开这个人间了，他要永远和孩子们在一起。

隆尼想到了一个办法后，就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小屋。

隆尼去后院的墙角很隐蔽地开挖起一个地下室来。他要藏到那里，躲过死神的追捕。因为3天的期限在今天天黑来临时就将结束。

隆尼不停地挖着，连中饭也顾不得吃。直到气喘吁吁地挖出一个两人大的小洞时，隆尼又忙把院角恢复到原样。一看天即将黑下来了，隆尼终于喘了一口气，然后躲进那个黑咕隆咚的小洞里。

隆尼很自满地张口想乐，可没乐出来。只听见“轰隆”一声，房塌了。隆尼挖洞时破坏了承重墙。隆尼来不及喊一声，就被掩埋了。无声无息。



魏东要去报一个仇。

魏东刚走出监狱的大门，就咬牙切齿地去找那个人。



魏东在监狱里待了整整10年。这10年里，魏东几乎每个夜晚都在喊那个人的名字。魏东喊得喉咙都沙哑了。

10年时间，并没能冲淡魏东对那个人的仇恨，反而越积越深。

魏东回到自己以前生活的小城时，已是一大早。

魏东看到了那个自己从前居住的小区。魏东循着楼梯，一步一步拾级而上，边上楼边思索着什么。魏东想起了母亲，那个当自己入狱时哭得伤心欲绝的母亲。魏东只想轻声告诉母亲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伸出要敲门的手突然间却定住了，魏东改变主意了。魏东想先下楼，先去把那个人杀了。

魏东记得，那个人以前最喜欢在这个时间，到附近的公园锻炼。公园里空气好，比较让人感觉舒心。但这次，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公园锻炼了。魏东想。

魏东在并不很大的公园里找了一圈，没看见那个人。魏东却发现母亲从自己眼前走过，明明是看见他的，却没和他打招呼。

魏东有些奇怪，忙上前，先在母亲面前打着手势。母亲却还是看不见他，理都不理他。这一刻，魏东顿时明白了什么，鼻子顷刻间变得酸酸的。魏东对那个人的恨，不自觉又加剧了——要不是那个人把自己送进监狱，母亲能这样吗！

魏东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喊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母亲听到声音，忙把手伸张着，摸索着去触摸。魏东忙伸手拉住母亲的手，把手放在自己脸上。母亲的手颤颤巍巍着，说：“魏东，是你吗？是我儿魏东吗？”魏东哽咽了，说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。”魏东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。

母亲轻轻摸着魏东的头，说：“儿啊，别哭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”

哭了半天，魏东问：“那个人呢？”

母亲却没回答，似乎没听见一般，自顾自地问：“儿啊，在监狱的生活，都还习惯吗？”

魏东苦笑着说：“妈，待了10年，我不习惯也得习惯啊！”

母亲还问了很多魏东在监狱里的事，母亲问一句，魏东回答一句。魏东搀扶着母亲，边走母亲边问，魏东憋在嘴边的那一句，总是来不及说。

等到了家，关上了门。

魏东再也忍不住了。魏东有些愤愤地说：“妈，那个人呢？那个把我亲手送进监狱的人呢？”

母亲听着，却没说话。

半天，母亲说：“儿啊，告诉妈，你真那么恨那个人吗？”

魏东说：“妈，你告诉我那个人在哪儿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进监狱的。”

母亲听完，却不住地摇头。

母亲忽然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儿啊，其实你不该恨那个人啊。”母亲说完，抹了眼角浑浊的泪水，手在屋角的书柜处摸索了一阵。母亲摸出了一张发黄的报纸。

母亲把报纸递给魏东。

魏东满是不解地接过报纸，刚把报纸摊开，就看见一个触目惊心的标题：贵公子恶意杀人，被判死刑。

魏东看那贵公子的名字，顿时让他差点瘫倒在地。魏东入狱前，是和那贵公子在一起混的，两个人一起参与了盗窃，本来是都要入狱的，但贵公子家有钱，随便找了个人就给顶替了。如果魏东没入狱，可能判死刑的也有他的名字。

顿然间，魏东明白了什么。

魏东愣了半天，忽然问母亲：“那个人呢？”

母亲说：“你还要杀他吗？”

魏东不吭声了。

母亲说：“你扶我进里屋吧。”

一进里屋，魏东就看见了那个人，那个人分明在朝着他看，



眼睛一眨不眨。

母亲说：“其实那个人也不想你入狱的，但你不入狱，只会让你越陷越深。你入狱，你以为那个人不痛苦吗？那个人只希望你出狱后能好好做人……”

母亲哽咽了。

魏东的鼻子也酸酸的，眼前分明有些模糊。

“畜生，还不跪下！”母亲突然呵斥道。

朝着挂在墙上的那个人的头像，魏东瞬间跪倒，满是悲怆地喊：“爸……”



秋天的收获

在这个秋天来临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不能再挑肥拣瘦了。现在的唯一选择，就是尽快把自己推销出去。

在夏天之前，我失去了我的工作。我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，投了无数份简历，也参加了无数场面试，可依然没有找到适合我的工作。

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残存的那点儿耐性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

我的眼前只剩下苟延残喘的两个字：生存。

我在3天的时间内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是替一个包工头做现场管理，带领一大帮子民工去给老板干活。这样的工作一抓一大把，也一直是为我所不屑的。我总觉得这样的工作会埋没了自己。但目前，它至少能解决我即将挨饿的现实问题。

工资不高，没有休息日，每天工作10个小时，一个月工资

1800块。加班费另算，一小时6块。我还必须要随民工一起睡在工地上，便于上下班及时安排和调度。

每天一早5点刚过，房间里早早起床的民工嘈杂的说话声、咳嗽声会准时把我吵醒。我会在床上多躺一会儿，梳理下每一天该干哪些活。

6点15分，我们会准时出发。6点半前我们要到达工地，从住所到工地约有七八分钟的路程。

我的职务明着是现场管理，其实也包括了很多其他的事情，包括现场放样员、资料员、安全员、施工员、技术员……偶尔也会充当几回项目经理的角色。

我所在的工地是老板承接的一个万余平方米的绿化工程。老板手下没什么固定的人，除了一个挂名项目经理、一个技术员及一个驾驶员之外，就只有我。

我们这个工程是整个绿化项目的一小块，属于总包忙不过来、留给我们啃的一块硬骨头。泥土下埋有电缆，不宜用挖掘机进行深翻，而且土质也不好，都是些淤泥土，或是些垃圾渣土，根本不适合树木种植，施工难度非常大。

项目经理是基本不来的，我只是在工程刚开工时见过他一次；技术员偶尔会来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来了就不动弹了，只是一个人坐在工地一角，抽一根烟，等我想找他的时候，只能看到地上那一大堆烟头，人却不见了。驾驶员是每天都要来的，会给我送些工程必备的东西，比如汽油、铁锹、绳索等等。

我托总包方的人找来了这块工地的原始电缆图纸，在那一个个极其细微的地方找到了电缆的所有分布。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确定了电缆所有的现场位置。电缆太多了，原先用来确定位置的木棍根本不够用，我又派民工折了许多来。

我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把土壤问题全部解决。

下一步是现场放样，施工种绿化。